

艺术观察

宋韵美学的当代演绎

——第三届宋韵美学艺术展在赣州博物馆举行

□ 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毛江凡 文/图

初夏时节，一缕宋韵抵达“江南宋城”赣州。近日，第三届宋韵美学艺术展“澄怀观道——宋人山水世界的精神远征”在赣州市博物馆开幕。一场跨越三地的宋韵美学艺术展，在赣州形成完整而厚重的文化叙事。

这场由中国美术学院、赣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展览活动，将持续至8月20日。接续浙江杭州“雅正高华”的江南清雅、河南开封“洞天行履”的北宋恢宏，赣州站承前启后串联起两宋文脉流转轨迹，让千年宋韵美学在赣南大地焕发新生。

赣州是宋室南渡的重要驿站。从巍然屹立的宋代砖城墙，到泽被千年的福寿沟；从八境台、郁孤台上苏轼、辛弃疾的千古绝唱，到慈云塔的宋代壁画、郁孤台的法帖遗墨——宋人的信仰、生活、审美与匠心，在这座城市里俯拾皆是。

步入展厅，一条“梅关古道”在脚下延伸。参观者如入山门，穿行于幽邃与开阔之间，完成从外境入内心的“入境”仪式。移步向前，8幅长卷徐展，当代创作者的《新赣州八景图》展现宋人的山水意趣，一旁长达18米的数字山水投影是艺术与科技融合创新之下，对宋韵美学的当代演绎。

展览并未止步于书画。从器物、服饰到园林，宋韵美学延伸至更广阔的维度：以赣州慈云塔出土的宋代壁画为灵感，当代服饰与纹样设计应运而生；赣州七里镇窑的古瓷器与当代青瓷并置陈列；艺术家对宋代园林山石的研究成果，与赣州市博物馆藏东汉至近现代铭文砖实物遥相“对话”。

宋式家具、茶器、香器、焚香、点茶、挂画、插花……观众不再只是“观看”，而是真正“栖居”于宋人的生活场域。千年文脉，至此共鸣新生。

“我们集结了5个学科的力量，通过5章的叙事，构建了一个现代艺术家理解的宋人世界。”中国艺术传承与创新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宋韵艺术美学研究工程负责人，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周宝松说，“我们在每一篇章中，都融入了赣州独有的在地文化元素与创作线索，希望通过构建一条通往山水世界的路径，让观众不只‘看’到宋人的山水，更‘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在行旅、卧游、格物、观照、栖居之间，完成由外而内、由物及心的属于当代人的心灵远征。”

4年多来，中国美术学院围绕宋代绘画、书法、生活美学等方向，组建了近二十个课题组，形成了本硕博贯通的研究与创作体系。中国美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韩绪表示，该校希望通过多站展览的持续积累，打破宋韵文化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碎片化”与“地方化”困境，形成一个跨区域、多协同、可持续的文化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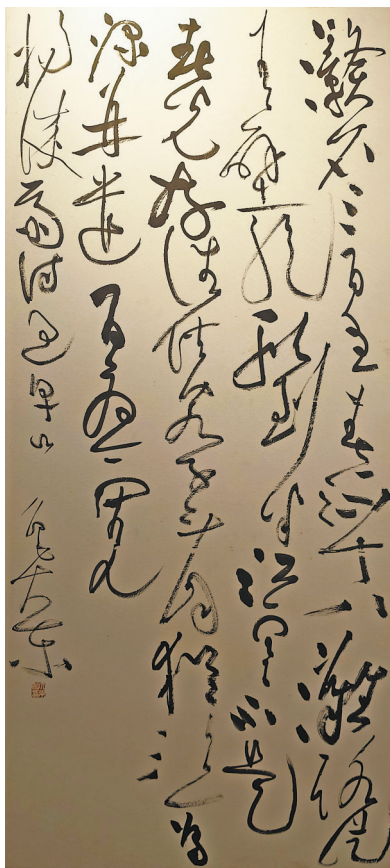
国画《郁孤台》 骆昊辉绘



宋代双龙云鼎纹菱形铜镜（赣州市博物馆藏）



慈云塔出土北宋画（复制件，原件藏于赣州市博物馆）



草书《杨万里·过皂口》释文：赣石三百里，春流十八滩。路从青壁绝，船到半江寒。不是春光好，谁供客子看？犹须一尊酒，并遣百忧宽。 鲁大东书



明万历青花五彩八蛮进宝图盘

青红缀锦 万国呈祥

——《明万历青花五彩八蛮进宝图盘》赏析

□ 彭颖

“八蛮进宝”，是中国传统纹饰的经典题材，其雏形在唐代便已基本形成。我国历代王朝在国力鼎盛时期，呈现外夷藩邦前来朝拜的景象，史书记载颇多。《隋书·音乐志》：“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明史》记载，洪武时期“大宴仪”成为明代的嘉仪之一。《明史·礼志》：“第六爵奏金陵之曲，进酒、进汤如初，奏八蛮献宝舞。”“八蛮进宝图”在瓷器装饰上的出现始于明代万历时期，图案显示的此种礼仪，实则反映的是大明王朝国力鼎盛、太平盛世之景象。后世常用“八蛮进宝”形容国富民强、万国来朝。

鹰潭市博物馆藏明万历青花五彩八蛮进宝图盘（如图），口径20厘米，底径12.5厘米，高3.6厘米。盘口微撇，浅弧腹，圈足，造型规整，通体以青花五彩为饰。口沿青花双圈，内壁以红、绿、黄等色彩料绘制缠枝花卉一周，盘心青花双圈内，主题图案以青花及红绿彩绘制蛮人进宝场景。主图中央一只满身鳞甲的红鬃瑞兽，背驮一盏巨大的风灯而行，前后各有一位衣着发髻带异域之风的男子手捧宝物侍伴随行，前人尖帽大檐，回头看身后瑞兽，后人赤身短裤，手持灵芝，周围以各色彩料绘制洞石、花草，空中五色祥云缭绕，场面幽静怡然，画风清丽。主题纹饰借“风灯”谐音“丰登”，寓意祥瑞。盘外壁绘两对风灯，间以金铤、珊瑚等各式杂宝纹，底心青花双圈内署“大明万历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明万历五彩素以色彩浓艳、画风写意闻名于世，大多数为青花五彩，釉下的青花和釉上的彩色相互映衬，其工艺和斗彩一致，时人也称之为“白地青花间装五色”。这一时期的青花五彩器将发色苍翠的回青料与釉上彩料巧妙搭配起来，形成一种交相辉映的强烈美感。《旬雅》载：“万历五彩，草昧初开，往往显其拙相，皆非寻常匠手所能几及。”此盘正如其言，尽显时代风貌。



明万历青花五彩八蛮进宝图盘（底部）

艺术赏析

一件羊皮袄，见证长征路

——读陈桂南国画《一件羊皮袄的故事》

□ 丛然

陈桂南的这幅国画《一件羊皮袄的故事》（如图），雕塑般占满整个画面，如丰碑矗立的，是一件破旧的羊皮袄。皮袄背后隐隐约约是绵延的雪山和草地下方是红军告别苏区的动人场景。

画中羊皮袄的领口处有一片深深的磨损痕迹，皮毛已经磨得发亮，有些已经脱落，露出里面泛黄的皮板。那不是画笔随意画出的褶皱，而是一个人在二万五千里征程中，无数次回头眺望、无数次低头避风、无数次用领口挡住雪山寒流留下的印记。你能想象得到，那个叫曾广华的年轻战士，穿着这件皮袄，在暴风雪里，是怎样缩着脖子，把脸埋进这道领口的。

羊皮袄的背后，用淡墨晕染出一片草地和远山。在羊皮袄的褶皱与背景相接的地方，有一条细细的、弯曲的痕迹，像是画家无意中留下的笔触，又像是一条被人踩出来的小路。其实，那条“小路”是羊皮袄上的一道褶皱，但它恰好接上了背景里草地的延伸。于是，这道褶皱活了，成了长征的路，从羊皮袄的肩膀上，一直走向远处的雪山。

羊皮袄后面若隐若现的，是画家精心安排的另一重叙事——红军战士的群体与那一抹迎风招展的红旗；而在它的左下方，红军与农会干部话别，叮嘱留下伤员、返身挥手告别……

画家以虚淡的笔墨将战士的群体处理在背景深处，却赋予了每个人物鲜明的生命姿态。有战士弓着背，肩上扛着步枪，斜挎挎包还挂着一个磨损的搪瓷缸以及肩背的行军锅……那位回望的战士，似乎在检查身后是否有人掉队。这些人物的脸看不清，画家用简练的笔墨只勾勒出轮廓，却让每一个姿态都成为长征路上最真实的注脚：疲惫却不屈，艰难却坚定。

呈“之”字形队伍中的红旗格外引人注目，它明确地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同时又告诉我们，道路是曲折艰难的，革命也是必将胜利的。红旗在整体墨色的主调中跳脱出来，却又不过分张扬，画家控制了色彩的饱和度，让这抹红与羊皮袄的墨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呼应。

画家在处理人物与红旗时，运用“叠化”手法，使其不是清晰具体的个体，而是以一种记忆的形象存在，虚淡、缥缈，却比清晰的刻画似乎更深入人心。



国画《一件羊皮袄的故事》陈桂南绘

这种处理让读者意识到：羊皮袄的主人曾是他们中的一员，那件衣服上的每一道磨损，都与这些人物的每一步行走息息相关。

红旗与战士群体的存在，打破了羊皮袄的孤寂；左下方的告别场景，则为这件皮袄注入了土地的温度。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对话：皮袄诉说着个人的经历，红旗诉说着信仰的高度，告别诉说着苏区军民的鱼水深情；皮袄承载着肉体的温度，红旗寄托着精神的向往，告别凝结着苏区人民的期盼；皮袄上的每一个破洞都有一个故事，而红旗的漫卷、告别的挥手，就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当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画面便不再是静物的描摹，而是

一部无声的诗——你仿佛能听见风卷红旗的声音，听见雪地上的脚步声，听见战士们粗重的呼吸声，还似乎听见苏区人民“我们等你们回来”的呼唤。

这幅作品不只是对革命文物的图画记录，而是通过艺术手法，让一件静态的衣物“讲”出背后的历史。

在构图上，作者颇具匠心。画面主体是羊皮袄，而画家并没有让它静止，而是通过羊皮袄褶皱的走向，以及背景流线型的处理，引导观者的视线，从左前方的告别场景，顺着这些线条“走”进那段历史。

作品运用写实手法，但并非刻板描摹，而是着力刻画羊皮袄上那种“历经岁月洗礼的传神”。每一道褶皱，每一道缝线，在画家的笔下呈现的是时间的沉积。通过笔墨的干湿浓淡，描绘出了羊皮袄那种老旧的质感——那种被风沙打磨过、被汗水浸泡过、被硝烟熏染过的痕迹。这种对质感的强调，让这件羊皮袄超越了“物”的层面，具有了人格化的力量。

作品最具探索性的地方，在于它对时空的处理。画家借鉴了影视镜头中的“叠化”手法，将长征途中的雪山、草地等历史场景，以虚淡的笔墨叠印在羊皮袄的背景之中，同时又将出发时的告别场景，以同样的方式晕染。这种处理，实现了“虚实相生”的效果，赋予画作一种电影叙事般的史诗感。

在色彩处理上，画面以墨色为主调，沉着而内敛。这种设色的节制，让观者的注意力聚焦于羊皮袄本身及其承载的精神内涵上。然而，在这样内敛的主调中，画家却让那一抹红色悄然跳脱。这种节制的用色，让红旗的出现不是简单的装饰，而成为一种精神的提亮，一种信仰的点睛；也让告别场景里的红头巾、红袖章，成为人民与红军血脉相连的象征。那位叫曾广华的红军战士，从苏区出发，穿着这件皮袄走完了长征，历经了抗日、解放战争，看到了新中国。他留下的这件羊皮袄，如今在纪念馆里，在画家的笔下，更在我们的心里。

乡贤翰墨



范金镛《芭蕉仕女图》

范金镛和他的《芭蕉仕女图》

□ 苏敦

范金镛（1853—1914），江西新建人，字福廷，号藕舫、馥舫，晚号馥道人。他20岁中举，29岁中进士，先后任礼部主事、云南知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辞官定居于南昌东湖畔。

仕途不顺的范金镛，好在有一技在身——绘画水准堪称专业。传统文人士大夫，不乏有雅好丹青者，且多数会选择适合修身养性的文人画，所谓“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而范金镛却偏爱费时耗力的工笔画。他笔下的人物仕女、花鸟草虫皆极其精致、生动传神。他在中进士之前就有卖画的经历，退居南昌后更是以鬻画为生。他最负盛名的绘画题材是蝴蝶，不仅擅长描绘蝴蝶的形态，还注重表现其飞翔时的动态和翅膀的肌理，因此相传被慈禧太后唤为“范蝴蝶”。

他大胆突破传统花鸟画的题材局限，还喜描绘蚂蚁、蜘蛛、青蛙、水蛭、知了等乡间微小生物，展现出敏锐的观察力和独特的艺术视角。他的仕女画也属上乘，风格淡逸幽雅，人物刻画细腻传神，线条流畅，设色明丽。这幅扇面画《芭蕉仕女图》（如图），纯以白描写出，线条爽利，造型精准。画中蕉叶数茎斜倚而出，一女子依石几而立，目光低垂，一手抵团扇，一手执画笔，似有所思。画中物象全不设色，只是以极淡的墨色烘染背景，却显得神完气足。

范金镛有一红颜知己彭若梅，江西乐平人，也能画，因仰慕范金镛的才华而一生追随之。或许画中拿着画笔的女子，原型就是彭若梅。

第524期
QQ: 519578365
投稿邮箱:
zxwang6666@126.com